

走在路上

“世人所难得者唯趣”

□刘颖余

明朝文人袁宏道说：“世人所难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花、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比他晚出生29年的另一位性灵文学代表人物张岱说得更有趣：“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董辉一定是袁宏道心目中那种识“趣”的人，他也应是张岱所谓“有癖”的人。一个懂得花语，会和树木花草交流的人，一个总是能够在工作中找到各种乐趣的人，当然是一个有

趣而“深情”的人。也难怪三亚市民评价董辉养护的绿地“简直就是艺术家的杰作”。趣味，以前可不是什么好词儿。它一旦和“小资产阶级”等词汇联系在一起，就更加“罪莫大焉”。好在时过境迁，现在人们不再对趣味避之唯恐不及。尤其在当下这样一个多元化的商品社会里，趣味的价值似乎愈发凸现出来。一个有趣的人，我想他大抵不会过于浮躁，也不会抱怨社会，苛求别人，因为对于生活心存感激，总是善于在生活中

发现美好与乐趣。趣味就像是生活中的润滑剂，有趣的人多了，这个社会就会慢慢变得有趣。有关趣味对于人生和社会的重要性，已故作家王小波说过很有见地的话：“看过但丁《神曲》的人就会知道，对人来说，刀山剑树火海油锅都不算严酷，最严酷的是寒冰地狱，把人冻在那里一动也不能动。假如一个社会的宗旨就是反对有趣，那它比寒冰地狱又有不如。”

可能会有许多人不同意王小波的观点，“有趣”对于一个社会真有那么重要吗？但我理解王小波，一个从严酷而无趣的时代走过来的人，当然会对“有趣”如此神往。人生需要趣味，似乎不需要理由，但在改革开放前，谁敢时刻把趣味挂在嘴边？尊重常识，有时候就是这样知易行难。或曰，趣味有高级趣味和低级趣味之分，难道所有的趣味都是好的，都值得提倡吗？当然不是，但我们这里所讨论的趣味，大抵源自

一种精神上的愉悦，和物质享受并无多大关联。譬如说，一个人爱吃肉喝酒，也会给他带来快乐，但这种口腹之欲应该不属于趣味的范畴。此外，古人所谓“玩物丧志”这种事也是有的，但对于广大的普通人群来说，“玩物”既不易，因“玩物”而“丧志”似乎更是难上加难。因此，窃以为，活在当下，似乎不必太担心趣味会消磨我们的意志。能在生活中经常体会到趣味的人，多半是个让人羡慕的人，能像董辉那样时时刻刻在工作中找到乐趣的人，那就更是一个值得尊重的人。有趣的人和有趣的事，在我们这个浮躁而喧嚣的社会里，不是太多太泛滥了，而恰恰是太少太珍贵了。董辉不过是一个并不起眼的绿化养护工，可见，有趣这事，和工种没有太大关系，和文化程度也没有多大关联。“世人所难得者唯趣”，但有“趣”并非高不可攀，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世上并不是缺少趣味，而是缺少发现趣味的眼睛而已（董辉事迹详见下文）。

椰子树叶有点泛白，是椰心叶甲入侵；非洲楝的花散落了一些，是营养不良……

一个会和花草“说话”的人

□本报记者 赖志凯



劳模写真

“呢——”一阵钻心的疼痛，迅速穿透了三亚市街道绿化管理所养护队的农民工董辉的每一个细胞。2007年6月的一个下午，董辉和两个工友在三亚市河东路修剪一株印度紫檀的树枝。一根碗口粗的树枝在电锯巨大的轰鸣声中倒地，屁股坐在树枝上的董辉站起想喘口气，不料原本被压弯的树枝猛地向上反弹，几乎让董辉失去了平衡。两手握着电锯的董辉本能地用左手去抓树枝，右手没能控制住重达六七公斤，还在高速运行的电锯。意外发生了——高速运转的电锯落在了董辉左手手腕处，一股鲜血喷发而出。1994年，当董辉应聘为三亚市街道绿化管理所临时工时，他还是个满脸稚嫩的23岁的毛头小子。16年过去了，连同左手腕处3厘米长的伤疤，他的手上交织着树枝刚破的新旧伤痕，他黝黑的脸上也留着烈日和风雨的印记。

如今已是全国劳模的董辉还清楚地记得

上班第二天的情景，那时他接到任务——到市区的友谊路栽种酸豆树。一大早，董辉就和10多个工友一起在三亚市友谊路路边，挖坑、放树苗、培土，然后扛来木桩绑在树干上。他们从早上7时一直干到晚上8点，直到半公里长的友谊路两边全部种上了酸豆树。当晚回到用茅草搭起来的“集体宿舍”里，董辉感到身体好像完全散了架，他脑子里的问号越来越大——在农村老家从来没有晚上干过活，怎么到了城里晚上还要干活呢？不过，董辉还是很快找到了工作的乐趣。他的乐趣很简单：当时三亚市园林处的工人还没有细化分工，大家干的都是“集体工”，就是每逢有栽树、绿化任务，所有的园林工人都一起上拖拉机，一起到现场干活。10几个人一起上阵干活，让董辉感觉很开心很带劲。“最开心的是砍干枯的椰子树叶时，砍累了就顺手摘一颗熟透的椰子，拆开喝上一口椰子水，那种忙里偷闲的感觉非常惬意。”说起工作的乐趣，董辉笑呵呵。因为工作出色，董辉很快当上了养护队长，虽然工资也从最开始每月的380元工资，涨到400多元、500多元，一直到现在每月1100元，16年来，董辉的工资“一步一个台阶”。但是，相对于三亚迅猛的发展势头以及目前相对较高的生活消费价格，董辉和妻子、女儿一家三口的日子还是过得挺紧巴。就在几年前，董辉所在的凤凰镇梅村管区大规模开发，做海鲜生意的妹夫，看到董辉一家人还住在鹿回头岭下三亚南海学校后面临时搭建、面积不足20平方米的窝棚里时，想拉他入伙做生意，结果被他好言谢绝了。董辉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园林绿化工作虽然辛苦，但我对这份工作有感情。看到自己养护的这些花草树木，我感到一种欣慰和成就感。”三亚市榆亚大道、鹿岭路的绿地养护，是董辉和工友负责的片区。榆亚大道是三亚城区的主干道，人流和车流非常大，时常有市民和游客在路边的绿地休息，也总会有市民和游客主动与在此打理花木的董辉闲聊。在被问到工资收入的时候，诚实的董辉经常会期声说：“我们每月有2000多元的工资。”但他没法欺骗自己的母亲。母亲常说，那些和董辉年龄相仿的幼年玩伴，有的靠种哈密瓜挣了大钱，有的靠种香蕉开上了小车，而董辉却在城里住窝棚了，母亲不想让自己的小儿子在这个别人看起来很繁华的城市受苦。但是，董辉感觉自己回不去了。对他的工友，对这座城里的花草树木，他都已经有了感情，很难割舍。

瓜挣了大钱，有的靠种香蕉开上了小车，而董辉却在城里住窝棚了，母亲不想让自己的小儿子在这个别人看起来很繁华的城市受苦。二 董辉有着海南黎族人特有的淳朴和实在，在他眼里，这份工作的魅力很大一部分来自和工友们的深厚感情。“那次我被电锯打伤，工友们日夜轮流照顾我……”从此以后，工友们在干活时总是跟他抢着干重活。“现在左手大拇指活动还不太灵光，左手手掌明显没有右手有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董辉用力地伸出两只手，左手明显“打开程度不够”。而平日里，董辉也把工友当作兄弟姐妹一样关心敬重。在采访中，熟悉他的工友告诉记者，绿化队谁有困难，董辉总会挺身而出，给予帮助，因此大家不论长幼都亲切地称呼他为“辉哥”。有位同事的母亲不幸得了重病，需要亲人照顾，可是当时三亚市街道绿化管理所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整治工作，每个人的任务都很重，同事不敢请假。恰巧路过检查工作的董辉似乎察觉了这位同事的重心事，他坐在草地上和地拉起来家常，同事流着眼泪把心事告诉了他。董辉像兄长一样温和地拍着她的肩膀说：“别难过，你母亲生病我们的心情都一样，你现在就放心去照顾你母亲吧，这里的工作我自有安排。”董辉自己把那位同事分管的绿地包了下来，利用午休和下班时间进行养护。等工友重回岗位时，董辉瘦了一圈。三 椰子树叶有点泛白，是椰心叶甲入侵；非洲楝的花散落了一些，是营养不良；当道路加宽要挖掉一些花木时，他的心会疼……养护队的工友们说，董辉懂得“花语”，会和树木花草交流。自从1999年接手榆亚大道绿化带的养护工作，他几乎每天都和这里的花木“亲密

接触”。除草时，他口中常喃喃自语：修花时，他不时用鼻子嗅一下花瓣；剪枝时，他会用臂弯紧紧挽住硕大的树干……2006年3月，获知要改造榆亚大道上的绿化带时，董辉流泪了。但是董辉还是服从大局安排，和工友们一起协助工队改造了榆亚大道的绿化带。在养护队，董辉是有名的“拼命三郎”。几乎每天一吃完饭，扔下碗筷他就跑到绿地去了。就在记者采访的前一天，董辉7岁的女儿病了，可是他还是坚持在岗。“工作需要嘛。”董辉腼腆地说。董辉负责的是三亚市榆亚大道及周边绿地的养护。2007年7月4日晚上，热带风暴来袭，三亚下起了倾盆大雨。董辉正身患重感冒，昏昏欲睡。听着外面的风雨声，他打电话通知工友，组成了防风护树的应急小分队，随后穿上雨衣冲进风雨之中。他们到达现场时，行道树已经倒了几十棵，董辉和工友们立刻投入到抢险工作中。雨下了整整一夜，他们就守了整整一夜。在长8公里的榆亚大道上，哪里倒树，哪里出现险情，他和工友就出现在哪里，排除险情，确保道路畅通无阻。第二天，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和往日一样迷人的园林景观，似乎风雨从未来袭。而在正常的日子里，董辉他们的工作量也是非常繁重。记者7月12日在董辉所在的养护队日志上看到，从6月1日到7月10日，董辉所在的养护队共清理垃圾杂草52车，修剪绿地26万平方米，补植地被8000平方米及行道树96株。就是这般的辛勤付出和细致养护，三亚市榆亚大道绿地整齐流畅，色块搭配和谐，成为三亚市园林绿化养护的精品工程和样板工程。很多经过这里的市民不禁发出感叹：这简直就是艺术家的杰作。而已经和三亚的树木花草结下深厚感情的董辉，却用朴实的话语表达着自己以后的人生：三亚是著名的旅游城市，这里不仅需要高楼大厦，更要进行环境绿化，并且要有上档次的绿化，有个性的绿化，这都需要人来。董辉希望自己一辈子可以在三亚的马路上打理树木花草，做三亚的造型师。“董辉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对记者说。

一线职工风采录

与火车打了一辈子交道

□通讯员 滕福生



底是哪来的劲呢？他常想：“难道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缘分？”当列车员每天累得东倒西歪的媳妇骂他是“假积极”。可是他不计较。闹得最凶的一次是吴瑞桐决定拿出为闺女准备考大学的8000元钱资助同事小董的下岗妻子开杂货铺，弄得两口子差点上法院离婚。可是当他看到小董因为解除了后顾之忧，又生龙活虎般发挥生产骨干作用时，吴瑞桐的一切烦恼都没有了。他还专门把恨气的媳妇接到岗位，让她了解自己的工作性质。媳妇看到丈夫艰苦的工作条件，心软了。吴瑞桐是“文革”前的初中生，徐州北站是全国特大型现代化铁路交通枢纽，他知道自己这个劳模，与其争个领导的位置还不如干点实事，这样心里更踏实。好几个徒弟有的在车间、在车站、在分局当领导，只要他想那个窝，也就是一句话的事，何况他们几次主动提出都被他拒绝了。“让有知识的年轻人在应有的岗位上发挥才智不是更有利于铁路现代化的发展吗？再说，我在这个心爱的岗位上与火车打了一辈子的交道，已经有了感情。”吴瑞桐总是这样说。干了一辈子，明年就要退休的老吴，每天还是一如既往地在现场跑，“我惦记着怎样安全地站好最后一班岗，为自己的调车生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吴瑞桐知道自己不是“铁人”，可不知为啥，一到了岗位上，他手脚就闲不住，到

(漫画 赵春青)

“大哥！”这是河北省迁安市的劳模们对迁安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程民的习惯称呼。程民也觉得这称呼比叫他主席亲切。到现在，在工会工作岗位上，程民干了3个年头。这3年，他和很多劳模结下了友谊。劳模待遇水涨船高 如何做好劳模工作？程民说过一句有点特别的话：“不尊重劳模，就不能称作工会工作者。”“迁安经济发达，劳模的待遇也应水涨船高。”在向市有关领导汇报劳模工作时，或者是在其它一些场合，程民总是适时地替劳模“吹风”，为劳模申请待遇。经过精心运作，《关于提高劳模有关待遇的规定》以迁安市委、市政府的名义下发了，文件规定，市财政每年拨付不低于70万元，建立劳模基金，用于提高劳模待遇和救助生活困难的劳模。如今，迁安的157名市级以上劳模，在就业、荣誉津贴、医疗待遇、晋升工资等方面待遇得以大幅度提高。全国劳模、劳模、市劳模的月津贴分别达到了500元、200元和100元，此规定标准在全国属于领先水平。在迁安有这样的规定，所有企业、事业单位决不允许安排省部级以上劳模下岗。已造成劳模下岗的，由相关部门重新安排就业。程民认为，不能很好地维护职工经济利益的维权，不叫维权。“劳模是作出突出贡献的优秀代表。他们的经济权益、经济待遇理应得到更好的维护。”程民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张海亭，因企业改制下岗，市委、市政府得知这一情况

人物点击

程民：“劳模主席”的劳模情

□本报记者 李昱霖 张世斌 本报通讯员 杨立新



后，将其安排到市园林局工作。2010年，程民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成了劳模群体中的一员。“我已经55岁了，一直想着在自己干的这一任，多为劳模做点实实在在的好事。没想到自己也成为受益者。”程民笑着说。“大戏”送到劳模家门口 “当劳模光彩”，这种社会氛围在迁安越来越浓厚，这与迁安工会红红火火的“给劳模送大戏”活动有关。采取何种形式才能起到既宣传了劳模，又在群众中产生强烈反响，进而形成向劳模学习的浓厚氛围。迁安市总工会对此可谓煞费苦心。

的家门口、企业中，或是采取“给劳模送电影”的方式，宣传弘扬劳模精神。“大戏”一般都是晚上演。在劳模家门口，搭好戏台，放起鞭炮。等到村里的百姓一聚拢来，市、乡工会干部就开始给“观众们”发糖果瓜子。用大喇叭广播“工会慰问劳模来啦”。然后，给劳模披上绶带，戴上大红花，好戏就开场了。“效果那是相当好啊！虽然不用介绍劳模事迹，却在不经意间起到了宣传教育的作用。”程民说。沙河驿镇有一位叫孙成的省劳模，老两口没孩子。工会一直对他们给予特别的关照，除了每月的劳模津贴外，工会另外还给予其他补助。“大戏”送到了老劳模家门口，演出结束后，邻居说：“我真是到现在才知道他是省劳模。工会这件事办得地道。当劳模真光彩。”3年时间，迁安市总工会已为各级劳模送电影、送大戏500场。劳模和群众有了互动还不够，程民又在

劳模与劳模的互动上都作了文章。每年“五一”，迁安市总工会都会召集一批劳模开座谈会。人员搭配讲求“新老结合”。心里总装着劳模的事 2009年2月初，河北省总工会面对金融危机启动了企业“不裁员、不减薪”共同约定行动，程民马上就想到迁安市最大民营企业唐山长城钢铁集团九江线材有限公司董事长、唐山市劳动模范赵玉江，程民和这位民营企业老板推心置腹，赵玉江当场表态：“程叔，请放心，关键时刻我们绝不掉链子！”不久，一份由赵玉江等20余名劳模企业家共同发起的“不裁员、不减薪”倡议书正式向全市发布，在困难面前，唐钢职工工资平均上调了10%。程民告诉工会的同志们，只要有劳模困难的信息，要第一时间告诉他。今年6月8日，全国劳动模范、迁安市徐流口村党支部书记秦玉河因病卧床，程民听说后，立即带着慰问品和1000元救助金赶到在25公里外的秦玉河家中探望，在老劳模的病床前，详细询问病情，并嘱咐秦玉河到城里住院治疗。6月9日，程民又派两位副主席专门联系安排秦玉河住院治疗事宜。由于治疗及时，秦玉河的疾病及时得到控制和治理，所用1万多元医疗费用也及时得到报销。迁安市总工会办公室主任宋宝泉告诉记者：“很多劳模只要路过工会门口，都会进来坐一坐，和程主席聊聊天再走，看着这个老大哥。”